

2025年12月30日
星期二编辑/林潇敏
校核/李亚珠
版式/王帅

港湾

翡翠山城不了情

■罗海波

每座城，和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座城，被人们亲切地称呼她“翡翠山城”。

她就是五指山市。她像是天上的仙女，飘落凡尘，在五指山腹地的一个盆地落脚，在漫山绿野的怀抱中，亭亭玉立。山峰环绕着她，绿树簇拥着她，鲜花为她怒放，鸟儿为她舞蹈，河流为她歌唱。

这座城，我在30多年前驻了短暂的3年时光，而烙刻的印象，蓦然回首，都是美好的过往，幸福而美好。

那年，我从学校调至通什（五指山市原来叫通什）工作。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新鲜，我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个教书匠变身身为机关干部，年龄刚二十出头，参加工作才满一年，对于机关工作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我的心里难免惶惶诚恐。但面对只此青绿的山城，我又怎能抵挡她的诱惑。她就像披着绿色霓裳的美少女，令我遐想联翩、怦然心动、欢喜不已。

这座城，为何被称作“翡翠山城”呢？原来，是一个名叫张跃虎的本土作家，有感于这座山城遍植热带树木，满城皆绿，因此在他创作的散文中把通什比作“翡翠山城”。从此，“翡翠山城”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这样不胫而走，成了通什的代名词，成了一张亮丽名片。

五指山市被称之为翡翠山城，是名副其实的。无论你走到哪里，这座小小的山城，到处都可看见青绿苍翠的树木，它们巍峨地耸立在辽阔的大地上，沉稳坚韧，见证着岁月的更迭流转和季节的轮回，诉说着无数个春夏秋冬的故事。粗壮的树干、深邃的纹路，记录着历史的沧桑，每一道痕迹都载满了生命和力量的韵律。繁茂的枝叶随风摇曳，响如沙声，宛如大自然的乐章，在山城宁静的空气中回荡，使整个山城处处充满了旺盛的生机和青春的活动。

这里四季如春。除了春天的气息，我丝毫不感受不到夏的炎热、秋的萧瑟、冬的寒冷。

这里的每一天，都沉浸在绿色的氛围中，以她那翡翠般的无穷魅力，绽放着绚丽的光彩。

清晨，当天空还笼罩在淡薄的雾霭中，晨跑的人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早已在绿树环绕、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洁净的马路上，或快或慢地健步奔跑。马路两旁一棵棵参天大树挺拔耸立，鸟儿在微风轻拂的枝条和稠密的树叶上飞来荡去，发出叽叽喳喳悦耳动听的啁啾。宽阔的广场上，人们尽兴地进行身体的锻炼。菜市场里人头攒动，人们兴高采烈地挑选食物。城市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鲜活而灵动。

日暮时分，火红的太阳徐徐落下，天空变得格外柔和，太阳的余晖洒在广袤的大地上，给山城披上了金黄色盛装的盛装，仿佛少女的裙摆华丽、宁静、温柔。

我对这里，爱如潮水。这座小小的如袖珍一般的山城，给30多年前年轻的我的生活增添欢乐，让我感到无比充实、无比美好，充满了诗情画意。

如今，我更喜爱五指山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如果说，只此青绿，只是这座山城的表证，那么，悠久深邃的历史文化则是这座山城的根脉。它如南圣河的河水一般，诉说着古往今来，演绎着如歌如泣扣人心弦的奇妙传说故事，诠释着时代进步的华丽篇章。

一部《五指山史》，记述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社会经济与民族民俗。我徜徉在民族博物馆里，有幸见证了历史、民俗、工艺美术、宗教等文物，其中以朱庐之主、蛙锣、崖州龙被、骨符等最为珍贵。此外，馆藏的黎族双面刺绣、织锦、大力神图腾等黎族文化展品，皆为镇馆之宝。它们呈现了黎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折射出黎族的社会文化传统、历史演变以及精神生态思想，闪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

青山不老春常在，绿色山城不了情。五指山市就是上苍赐予我的绿宝石。无论我走到哪里，她的青绿，都在我的心中脉动，陪伴我走向诗和远方。

近日，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法治报社总编辑，浙江浙法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雪南的著作《缘结人生——天上有个丰子恺》出版。丰子恺是著名的大师，艺术和文学成就享誉海内外。本书通过24篇访谈，以丰子恺及其故交的后人追忆的方式，勾勒了丰子恺丰富博大的一生，仰望其丰美雄厚的艺术成就、豁达儒雅的文人品格和友爱积极的人生态度。本期“港湾”，节选该书章节《回忆湖上天如水——朱小涛谈爷爷朱自清与丰子恺》，以飨读者。

回忆湖上天如水

——朱小涛谈爷爷朱自清与丰子恺

■张雪南

这个过程中，我爷爷朱自清为推动“漫画”概念的普及出了力。朱自清和俞平伯发起创办了一个杂志《我们》，逢六月叫《我们的六月》，逢七月叫《我们的七月》。由于喜欢丰子恺的画，我爷爷在主编的《我们的七月》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丰子恺的一幅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在上海的郑振铎看到了，被这幅画所吸引，问我爷爷TK是谁。我爷爷告诉郑振铎：TK是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教书。郑振铎又通过胡愈之等人去向丰子恺约画，陆续在其主编的《文学周报》上插图发表，并冠以“漫画”题头，名曰“子恺漫画”。

1925年底，文学周报集结出版了《子恺漫画》。我爷爷朱自清和郑振铎、夏丏尊、俞平伯等人都为之作序跋，可见大家对子恺漫画的喜欢与认可。当时，我爷爷已在清华大学任教，于1925年11月2日写信作序寄给了丰子恺，第一部分叙述了《子恺漫画》的创作历程和对挚友出版漫画集的盼望。因为我爷爷和丰子恺一同研究过竹久梦二的漫画集，曾说过“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我爷爷对丰子恺的漫画不仅熟悉而且极为喜欢，所以写序开头就说：“知道你的漫画将出版，正中下怀，满心欢喜。”第二部分叙写了对《子恺漫画》的评价。我爷爷的评价很有意思、很经典。我爷爷的序是以书信体形式写的，读起来很亲切、自然，就像在跟好朋友促膝谈心，情真意切。1926年11月，我爷爷还为丰子恺第二本画集写了《子恺画集·跋》。我爷爷写到他最为欣赏的是，子恺画集中对儿童的描写，不仅神气好，而且还能“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世界”。

可以说，因为丰子恺、朱自清、郑振铎等前辈们之间的特殊情缘，因为他们对文化艺术有着共同追求，才有了《子恺漫画》的发表和出版，从而对中国现代漫画的普及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在春晖中学，丰子恺、朱自清等人形成了一个文化人群体，出现了“白马湖文化”现象。

从文学史角度看讲，“白马湖作家群”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白马湖工作生活过的这帮年轻文化人，志趣相投、以文会友、积极向上。他们的散文写作，共同表现出一种清新、朴实、流畅、通透的特点。丰子恺与我爷爷朱自清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他们相互认可和推崇对方的人品与才华。丰子恺觉得朱自清的散文感情真实，清新质朴，充满诗意，耐人寻味。1924年12月，我爷爷朱自清的第一部诗与散文合集《踪迹》出版，丰子恺为之画了

封面。丰子恺的后人告诉我，丰子恺在教育子女时，常常讲到我爷爷朱自清的《背影》等散文作品，由衷称颂其艺术成就。

其实，丰子恺的散文也是很有特色、很有成就的。大家都知道，我爷爷朱自清1933年7月发表了散文《春》，写出了对春天的热爱之情、赞美之情，充满诗情画意。1934年3月，丰子恺也写了一篇同题散文《春》，从东西方角度审视春天，很真切、很流畅，就像看他的画，具有画面美。更有意思的是，1928年，由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在第19卷第10号上，同时刊载了他的那两个好友朱自清与丰子恺的同题散文《儿女》。那一年，同岁的朱自清与丰子恺共同步入而立之年，且都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这两位老朋友在同题的《儿女》中从不同角度真切地表达了父亲对儿女的深情厚谊和身为父亲的种种复杂感受。曾有学者评论说，朱自清的《儿女》以个人抒情的方式，写出了自己对子女的思念、关爱和愧疚之情，充满了诗意和哲理；丰子恺的《儿女》则以叙述的方式，描绘子女的成长和生活场景，表现了他对子女的爱和关怀，充满了生活情趣。可以说，朱自清和丰子恺都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他们所写的《儿女》也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回味无穷，很受启发。

再一个就是在教育教学理念上，我爷爷朱自清与丰子恺也是相通的。他们都认同春晖中学经亨颐校长所倡导的“与时俱进”的办学思想。他们崇尚教育的信仰，倡导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强调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尤其都认同和推崇美育的理念。在春晖中学，他们有共同的挚友夏丏尊、朱光潜，四人曾被誉为“白马湖四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尽情享受生活与艺术的情味。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朱自清、丰子恺志同道合。1932年4月，我爷爷曾为朱光潜《谈美》作序，赞扬朱光潜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朱光潜也曾为《子恺漫画》作序，评价丰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当年的春晖中学，是倡导和弘扬美育的一个高地。我爷爷朱自清在回忆春晖中学这段经历时，总是特别感慨、特别喜欢。在他们眼里心里，白马湖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那些美好的友情更是难忘。

1924年10月，我爷爷朱自清将在温州的家人接到春晖中学，全家搬来后就住在了刘薰宇以前盖的小屋里，与夏丏尊的“平屋”相邻，再隔壁就是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几家子经常相互串门，我爷爷也是丰子恺家里的常客。有一次，丰子恺、夏丏尊去朱自清家闲聊，看到跑来跑去玩耍的孩子们，丰子恺就顺手为朱自清的女儿阿采也就是我姑姑朱采芷画了一幅漫画肖像。我爷爷看了爱不释手，又请夏丏尊题字写下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丐尊题”。我爷爷很喜欢这幅画，后来还把它用作自己散文集《背影》的插图，这幅画得以留传了下来。我和很多人也都喜欢这幅画，这也是三位挚友深情厚谊的一个见证，可惜这幅画的原件不知下落了。

绵长的思念

■万长松

场年终评劳动积极分子，母亲每年都能评上。

母亲为人和善，在她身上体现了勤劳、善良、安分、仁爱的品质。母亲孝顺，照顾奶奶相当周到，和奶奶情同母女。我记得自己11岁的时候，在水塘里抓到一条半斤重的鱼。母亲说：“这条鱼咱们不吃，给你奶奶吃。”母亲便炖了鱼汤给奶奶送去。奶奶非常高兴，端着鱼告诉邻居说：“这是我孙子抓的鱼，我儿媳做的鱼。”

母亲是一位平凡、质朴的女性。她不识字，但有眼光，极明事理，大事小事分得很清，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父亲一起竭尽全力，供7个儿女读书。用母亲的话讲，不论是儿是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再苦、再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全力供我们读书。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供7个孩子上学意味着异常艰难的付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起早贪黑、省吃俭用，通过辛勤劳动帮助父亲经营这个家，尽量为我们创造温暖的生活环境，将深深的母爱渗透在一点一滴的具体行动中。

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惠的人，她一生教给了我们勤劳。她整日劳碌：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喂猪喂鸡、刺菜、种菜，白天在地里做农活，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母亲经常对我们说，针线活儿是细活儿，得静下心来，耐心地做。那时，我们兄妹7人很少买新衣服，我们穿戴的，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由于白天忙着做工，还有其它家务活儿，母亲做针线活儿都是在早晨或晚上。在熹微的晨曦中，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总能看到母亲在认真地缝补。母亲那熟练的动作、坚毅的表情和不屈服的劲头，成为我们心中难以忘怀的风景。

朱自清深切了解丰子恺，特别喜欢子恺漫画。丰子恺与朱自清缘情也充满诗意，越嚼越有味儿。

我一直想找机会寻访朱自清的后人。2023年4月20日，嘉兴举办丰子恺散文奖颁奖活动，朱自清的孙子朱小涛应邀参加。经丰羽推荐和介绍，4月19日晚，我赶去嘉兴做了寻缘访谈。

笔者：请您谈谈朱自清和丰子恺的交往经历。

朱小涛：我爷爷朱自清与丰子恺最初的认识应该是在宁波省立四中。1924年2月下旬，我爷爷离开温州，先到了宁波省立四中任教，并到春晖中学兼课。而丰子恺是在春晖中学任教，并到宁波省立四中兼课，这样他们两人就认识了。当年9月下旬，我爷爷被专聘到春晖中学任教，这就与丰子恺见面和交流更多了。我爷爷朱自清是1898年11月22日出生，与丰子恺是同年同月生，只比丰子恺小了13天。那个时候他们俩才20多岁，都很年轻，交流自然，也经常一起喝酒聊天，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两人志趣相投，经常以文会友、以酒会友。我爷爷主要是教国文，丰子恺教音乐和绘画。教学之余，丰子恺喜欢画画，随手拿个小纸片、香烟壳、火柴盒之类都能画上画，关键是这些画画出来以后，包括朱自清、夏丏尊在内的大伙儿都喜欢。因为他的画本身充满了生活的情趣，特别是涉及儿童的画，表现出孩子的天真烂漫，都很有特点。



《丫头四岁时》(丰子恺作)

2025年10月23日，我亲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那一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看着象征母亲生命体征的波形线渐渐被拉直，看着她紧闭着双眼，看着她慈祥的面容，我悲痛万分。我知道，从此我们将阴阳两隔，真是回天无力。

母亲生长在江西省新建县象山乡老鸦州村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排行最小，故取名细女，意思是家中最小的女孩。1951年，18岁的母亲嫁给父亲。由于父亲工作多次变动，母亲也颠沛流离，从江西到东北，从东北到江西南昌，从南昌回新建老家，从新建老家到铁河农场，又从铁河农场到湾里农科所。

母亲聪颖贤惠、做事利索，是勤俭持家的好手，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农场是生产队里的能手，插秧、割稻子、挑谷样样活都跑在前面。母亲除了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每天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就起床，洗刷锅碗、清洗红薯或芥菜、给缸里加满水，随后我家烟自开始升起袅袅炊烟。母亲把粥烧开后，趁着粥的时间，洗晾衣服、扫地擦桌、灌装开水。早饭后，赶紧喂猪溜、拌鸡食，将家里收拾好，就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母亲是养猪能手，每年都要把猪养大了养肥了然后卖掉，便是家庭的现金收入，主要用于小孩上学学费及买些日用品。母亲不识字，不能教给我们美妙的词句，但是用辛勤的劳动诠释了对外子女们的爱，把自己的关爱涓滴不漏地给了儿女。母亲的爱是那样细腻柔软，如溪水潺潺，流淌在心头。

母亲很能干，能吃苦，什么体力活、重活、脏活、苦活她都干。“双抢”时割稻、打稻、拔秧、插秧样样都做。母亲在农场工作了15年，没有请过一天假。那时按劳力记工分，一个壮劳力男人最高是10工分，妈妈是女劳动力中最高7.5分。而工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收入的多少。农